

“梗”:网络空间新型典故的诞生

□ 南帆

什么是“梗”?这是一个什么“梗”?两种询问方式立即显示出询问者语言身份的差异。一种询问来自网络语言外部,询问者不得其门而入,网络领域的奇特方言如同令人困惑的屏障;另一种询问发生于网络语言内部,询问者已经熟悉“梗”制造的表意方式。

围绕“梗”提供各种阐释、图片、表情包,以及接力式的再创造,这种语言游戏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年轻人,他们称之为“玩梗”。口口相传之间,一个“梗”逐渐丧失新奇的意味,而被一些网络时髦分子鄙夷为“老梗”。但是,这种语言游戏不会因此衰退乃至枯竭。蜂拥而来的“造梗”大军源源不断地补充新的产品,他们的旺盛创造力以及“梗”的更新与升级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。对“梗”一无所知,网络语言的魅力至少削弱了三分之一。



“玩梗”流行于网络,是青少年用来社交和娱乐的常用方式。

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
“梗”是笑点和包袱,很大程度上近似“典故”之义

所谓“梗”,可能是一个动漫的经典桥段,可能是一个著名角色的形象,也可能是一句话,一个比喻,一个“神回复”,一个谐音的混搭。《灌篮高手》之中“教练我想打篮球”的桥段是一个“梗”,《火影忍者》之中不断重复口头禅“艺术就是爆炸”的迪达拉也是一个“梗”,小品《卖拐》之中“要啥自行车”是一个“梗”,“萧敬腾去沙漠下雨”也是一个“梗”,采访之中“你幸福吗?”也是一个“梗”。

“梗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,这些桥段或者话语在网络空间的持续传递之中伴随强烈的喜剧效果,哄笑的声音滚雪球一般地扩大。所以,一种观点认为,“梗”即是众多叙述之间形成的笑点与包袱。

许多时候,网络语言成为划分一个文化部落的标记。网络空间的流行语如同一套特殊的服饰,网络语言共同体热衷于各种暗语与切口的稔熟程度,显现了投身网络的悠久年份。即使表述那些众所周知的通俗主题,网络空间的表意方式还将表明语言主体的风格定位:保守的、正统的还是年轻的、富有活力的?精英文化还是带有叛逆意味的亚文化?手不释卷的知识分子还是沉溺于手机的网民?如此等等。某些场合,一个擅长穿插网络用语的人,有助于塑造自己的“接地气”或者“亲民”形象。必须及时向这个庞大的文化部落示好,你懂的。

“梗”的另一个特征即是被频繁引用。这很快令人想到一个熟悉的概念:典故。相对固定的含义与后续表述的反复征引,“梗”在很大程度上近似“典故”之义。赋诗行文,引经据典——引用传统典籍之中的人物、故事,唤起相近的联想,既定的气氛或者佐证某种观念,典故充当了古今作者交换思想的语言中转站。《文心雕龙》所谓“据事以类义,援古以证今”,典故的引用是诗文常见的修辞策略,络绎不绝的典故显示出作者文辞的渊博与活跃的视野,不同文本之间的典故穿插形成特殊的“互文”关系。典故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,而重新将相距遥远的文本联结在一起。相对于各种暗语与切口的稔熟程度,显现了投身网络的悠久年份。即使表述那些众所周知的通俗主题,网络空间的表意方式还将表明语言主体的风格定位:保守的、正统的还是年轻的、富有活力的?精英文化还是带有叛逆意味的亚文化?手不释卷的知识分子还是沉溺于手机的网民?如此等等。某些场合,一个擅长穿插网络用语的人,有助于塑造自己的“接地气”或者“亲民”形象。必须及时向这个庞大的文化部落示好,你懂的。



在短视频App上,经常多个主播换汤不换药反复演绎同一个“老梗”。短视频正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最新高发地带。新华社发(曹一作)

“梗”可以提供一种谈资,一种助兴的情趣性点缀,一种言简意赅、画龙点睛的修辞效果

“梗”的内容、风格与典故还是存在重大差异。从经典、字典、典籍、典礼,到典范、典雅、典藏、典型,“典”往往包含普遍肯定的法则、标准。因此,典故不仅指传统典籍之中的人物、故事,而且,相当多的典故提供了众所周知的正面榜样与价值观念,或者包含一个失败的案例以及沉痛的教训。换言之,并非过往的人物、故事均有资格充当典故,广泛流传的典故构成了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。引经据典不仅显示了文采斐然,也不仅构筑一个彼此激荡的“互文”网络,而是隐含了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刻对话。

相对地说,“梗”无法承担这种对话。“梗”可以提供一种谈资,一种助兴的情趣性点缀,一种言简意赅、画龙点睛的修辞效果;二次元文化记忆内部,“梗”还可能充当青春期记忆的表征,或者充当启蒙“新手”的教材。但是,绝大多数“梗”无法尾随经典纳入文化传统,如同典故那样负责观念的传承或者启迪。

因此,许多“梗”不可能获得典故的待遇,正如更多的典故不可能行使“梗”的功能。电视剧《征服》的“你这瓜保熟吗”,一个主播的口头禅“芜湖,起飞”,或者来自表情包的“小丑竟是我自己”等,很难想象这些“梗”可能世代相传,演变为严肃的典故。另一方面,诸如“完璧归赵”“刻舟求剑”“三顾茅庐”或者“投鼠忌器”这些典故似乎缺乏“梗”所具有的玩笑气息。相对于“梗”的嬉皮笑脸,典故显得一本正经。尽管没有正式的规定,多数人仍然觉得,悲剧乃至正剧的桥段均不宜成为“梗”。一种相当普遍

的观点认为,“梗”字系“眼”的误读。“眼”为天津方言,意为“滑稽、可笑、有趣”,相声之中的“逗眼”“捧眼”的来往配合逐渐催熟一个笑料,从而在哄堂大笑之中抖出包袱。很大程度上,网络语言的“梗”与相声的“眼”异曲同工。

典故与“梗”的形成机制十分相似。种种人物、故事、桥段、形象首次出现的时候,作者无从断定这些素材能否孵化出什么。典故与“梗”均源于读者的再生,这种再生甚至充满偶然。“有意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现象屡见不鲜。但是,典故与“梗”的孵化语境迥为不同。

典故来自传统典籍某些内容的反复引用,引用者多为饱学之士。引用不仅证明某些思想观念赢得的普遍认可,同时表现出引用者拥有广博的学识。古代的某些饱学之士甚至有炫耀自己的学识,号称赋诗作文“无一字无来处”——古人曾经将过多的典故铺陈比拟为“祭獭”的总汇,典故如同一个个扣子在众多文本连缀而成的文化谱系之中。

相对地说,“梗”带有明显的日常口语风格,大众的语言狂欢成为“造梗”的基本动力。眉飞色舞的复述,别出心裁的误读,无事生非的重点阐释,夸张的自嘲或者装傻、卖萌,这些策略广泛掺杂于后续的引用之中,有助于“梗”的集聚与成熟。与传统的典故不同,笑声是孵化“梗”的必要添加剂。无论是巧妙、机智还是拙劣、生硬,笑声具备了“梗”的基本成功。“梗”是泥沙俱下的民间文化,不需要兢兢业业地

遵守严谨的逻辑,更不要自作聪明地掉书袋,或者卖弄正规的学术训练。许多时候,迂阔的冬烘先生恰恰是“梗”的素材。穿长衫的孔乙己正确地写出了四种“回”字,他的可笑的将四种写法展示在小镇酒店的柜台之上。民间文化制造的狂欢气氛之中,学院腔调时常成为嘲讽与调笑的对象,文绉绉的问候或者缀满套话的褒贬,远不如辛辣或者无厘头的网络用语过瘾。

许多时候,“梗”的形成恰恰是狡黠地利用了典故,戏仿往往产生点铁成金的化学反应。“子曰”“诗云”是典故之中声望显赫的方阵,通常充当最为有力的论据。然而,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之中那个神经兮兮的书生吕轻侯动不动就宣称“子曾经曰过”,继而论证一个不三不四的观点,例如拒绝味道恶劣的伙食,或者亲吻了一个不该亲吻的人,甚至顺便将培根的名言纳入“子曰”的范围。如果说,戏仿来自机智的构思,那么,更多的“梗”毋宁是无意得之。令人意外的是,如此之多的年轻人热衷这种语言游戏。他们兴致勃勃地“造梗”,配置各种表情包,更多的人广泛搜索各种动漫作品、明星聊天或者八卦新闻,试图发现可能形成各种“梗”的蛛丝马迹。某些人“造梗”的目的是提高点击率,获取更多的流量,另一些人“造梗”的目的是带动某种商标,一个著名的“梗”肯定有助于商标的广泛传播。然而,多数年轻人仅仅追求乐趣,他们将大量剩余精力投放于这种语言游戏,“评论梗”“弹幕梗”“身高梗”“撞脸梗”层出不穷。

这种创作的效力几何,却要画面上问号。“玩梗”视频的原理,在于通过提取元素,重新拼贴创生新的意义,而这些意义带有回应原作折射的现实境况的指向性。但是,单个元素的凸显,致使人们更多关注的是“梗”本身,而不是“梗”所生发出的社会意义。日本评论家东浩纪更愿意将此现象称之为“数据库

正视以“梗”为代表的网络文化的广泛影响力

问题来了。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背诵外语单词或者研究数学练习题?不是还有那么多文学名著尚未涉足吗?哪怕成语接龙也是重温文化知识,怎么能为这种无聊的玩弄耗费如此之多的精力?父母和老师常常觉得这些年轻人不务正业,而且,许多“梗”仿佛远非那么有趣,一个小小的语言转折而已。然而,上一代人的批评和贬损很难收效,他们似乎与来自网络空间的年轻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时区,彼此之间的兴趣、价值判断乃至表述和笑点相距甚远,来自网络空间的语言狂欢节犹如意义不明的喧哗。

对于年轻人说来,“梗”不仅是一种新型的表意方式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种表意方式与网络空间的全部文化景观连为一体。一个主持人谦逊

地表示,“我的梗有点老”,年轻人都知道他说什么。所以,年轻人仅仅简单地辩解,熟悉网络空间的人自然会被“梗”所吸引。一些刚刚加入网络的“新手”不了解种种背景材料,但是,没有必要担心落伍,跟不上日新月异的网络空间存在许多自发编撰的教材。围绕“梗”的起源、发展、鉴赏以及“造梗”的诀窍与实践,这些教材贡献了许多有趣的知识。

稍稍意外的是,这些知识似乎在谋求一种“正典”的形式。一旦时机成熟,亚文化也将迅速放弃无厘头风格,转而遵循学院设置的学科模式,整理与传承积累下来的知识。尽管“梗”系“眼”的讹用,但是,一板一眼的概念考据、文本分析以及各种分类已经开始,譬如言情、创意、讽刺、幽默、“硬核”等等。网络流传的“梗百科”显然

承袭了辞典的编纂。某些场合,那些“玩梗”达人的得意表情与炫耀博学的教授不无相似。这种状况显示出一个迹象:来自网络的各种文化愈来愈兴盛,并且力图显明正身,步入学术殿堂,赢得一席之地。学术界已经察觉这个迹象,许多学院正在将网络文化纳入正式课程,并且积极发表学术论文。然而,相对于各种微观的具体描述,网络文化的传统观尚未获得充分的考察——这些中心观念不仅可以解释网络空间文化生产的活跃程度,而且可以揭示年轻人之所以趋之若鹜,以至于轻蔑文化传统的真实原因。也许,现在到了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了。

(作者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、福建社科院研究员)

打开短视频App,有时会产生些许恍惚:一些源自现实生活中的事件,莫名其妙变成了热门讨论话题,原事件文本中的声音与图像元素被拼接或模仿,进而衍生出大量相关作品。近段时间网友对“躲汉子”“考试周破防”等充满兴趣,再往前则是高喊“曹县666”……一茬接一茬,话题更新不止。此类作品构成了短视频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,可大致统称它们为“玩梗”视频。

层出不穷的“造梗”与“玩梗”,表现出网民们对社会人物或事件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

“梗”这一词,在短视频领域,多指因特定语境而产生的含笑点元素。在当下,似乎不经意间,什么东西都能成为“梗”。比如,“考试周破防”则是指一则大学生发布的考试周前吐槽视频,因当时过于沉溺享乐、复习不完而抱怨不已,视频中出现的抱怨句式金句,甚至其所喝的冰红茶,都成为流行一时的“梗”元素。“梗”的丰富程度难以想象,乃至有视频账号如“梗百科”等专门用来解释“梗”,以防网友跟不上“节奏”。“造梗”能力的强大,体现了网民想象力的丰富。

而“玩梗”,也就是将笑点进行二次加工、创造新作品的过程。不同平台之间,“玩梗”的形式有区别。有的平台聚集了侧重视频技术应用的视频,包括各式各样的混剪、翻唱、换脸、将“梗”元素嵌入影视音作品中。譬如有的广告歌曲,在网友的参与下,拥有英伦版、河南梆子版、二手玫瑰版等多种形式。有的平台则更多聚集了真人直播,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表演与模仿秀视频。但总归来说,以“梗”元素为基础,通过对“梗”的不同演绎与诠释来表现新的意义,是“玩梗”的基本思路。

为何要“玩梗”?在“梗”的传播过程中,不少人将“魔性”“搞笑”等词语作为其产生的首要原因,“梗”显然不能被简单框定为网民自发在网络中寻求快感的娱乐方式,“玩梗”视频也不能仅被视为使原有文本生发创意、在二次创作中生产新的意义的“盗猎”之作。在文化工业领域,随着媒介转型趋势加快,短视频在网民的生活中逐步占有了更多位置,而技术与视频制作门槛降低,也让更多人有了借助视频来表达自我的可能。层出不穷的“造梗”与“玩梗”,实际是网民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态度表达,“玩梗”视频隐藏着大众对社会人物或事件的即时反应,表现着他们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。在二次创作中所衍生的不同意义,都指向了一种对现实事件的态度。在这里,“玩梗”成为一种另类的“现实主义”创作。

更多关注“梗”本身,而不是“梗”所生发的社会意义,使“玩梗”难免沦为无聊的娱乐消遣

这种创作的效力几何,却要画面上问号。“玩梗”视频的原理,在于通过提取元素,重新拼贴创生新的意义,而这些意义带有回应原作折射的现实境况的指向性。但是,单个元素的凸显,致使人们更多关注的是“梗”本身,而不是“梗”所生发出的社会意义。日本评论家东浩纪更愿意将此现象称之为“数据库

消费”——大量元素(“梗”)构成了数据库,而创作者只是从中提取使用。这样诞生的二次创作,只是在数据库与作品之间进行往返,只能称之为消费,而不能称为创作。新的意义无法生发,“玩梗”只是在消费元素,后果自然是对元素的重视大于对作品整体的关注。

在视频弹幕中,当作者将“梗”与其他视频中的段落进行巧妙结合之时,弹幕往往会陡然增多,屏幕上飘来一片“好活”“绝绝子”等赞赏之语。在某些视频平台上,一个人对“梗”的演绎受到好评,往往引发更多的人模仿。似乎只要有“梗”就能斩获好评,是否原创、意义几何并不重要,“玩梗”视频难免沦为无聊的娱乐消遣。

同时,网友的“用梗”,无论是换脸还是模仿,更多是将“梗”用在已有的作品中,特别是那些早就脍炙人口的作品,以元素替换的形式,在旧作品中试图表达新内涵,有些类似于寄生。当零散的元素被置于另一个作品之内,或说置于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。在二次创作中所衍生的不同意义,都指向了一种对现实事件的态度。在这里,“玩梗”成为一种另类的“现实主义”创作。

一边是网友“造梗”的丰富,一边是“用梗”的乏力,现实观照的出发点与“玩梗”结果的悖谬,构成短视频领域二次创作的陷阱。对“玩梗”视频来说,有必要发挥短视频创作中的轻快便利,使其呈现出网民本想表达的现实态度,通过戏谑式批评达到正向价值引领。(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)

「玩梗」:表象热闹 意义难产

□ 王楷文

“梗”的形成利用了典故。“子曰”“诗云”是典故之中声望显赫的方阵,通常充当最为有力的论据。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动不动就宣称“子曾经曰过”,继而论证五花八门的观点。资料图片